

二十一世紀 新時代教會的講道法—— 解經講道的需要

沈保羅

司徒德(John R.W. Stott)在他的〈癱瘓了的講道者與聽道者〉(“Paralyzed Speakers and Hearers”)一文內如此說：

最叫我困擾不安的，莫過於今天教會中基督徒的庸淺(Superficiality)：很少人真正已經在基督裏長成了！我們該受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責備，我們本該是成人，但仍是嬰孩；本該能吃乾糧，卻仍只能吃奶。……雖然不同的觀察家對這種教會的病症有不同的診斷，但以我之見，主要的原因正如先知阿摩司所說：「乃因沒有得聽耶和華的話。(A famine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.)」(摩八 11)

司徒德又在他所著《當代講道藝術》(*Between Two Worlds*)內說：

一個沒有道德的教會是一個死的教會。這是一個不變的原則，神是用祂的話來甦醒、饑養、感動、指引祂的百姓。何時人能忠實地、系統地講解聖經，神就藉著這樣的講解給祂的百姓異象，沒有異象民就滅亡。

就是因為這樣，我們可以肯定三件事：

一、有甚麼樣的講道就有甚麼樣的教會

教會的歷史屢次證明，神的道與教會的興衰密不可分，有甚麼樣的講道就有甚麼樣的教會。鍾馬田(D.M. Lloyd-Jones)在他的《講道》(*Preaching*)一書中表示：「這不是很明顯的嗎？當你略觀教會歷史，教會的衰弱時期不也就是講道最衰弱的時期嗎？甚麼是教會改革與教會復興的開路先鋒？是恢復過來的講道(Renewed Preaching)。」達根(E.C.Dargan)博士也在他的名著《講道史》(*History of Preaching*)中說：「屬靈生命的低落、教會工作的低沉，常與沒有生命的、形式化的、沒有效果的講道並行，部分是因，部分是果。在另一方面，教會歷史中的大復興往往由講壇的工作而起，同時在復興的過程中，講道在聚會儀式中發展成為更重要的地位。」

歷史學家說路德的宗教改革一開始就著重講壇，當時天主教注重洗禮和聖餐(Baptism and Bread)，二者成為他們敬拜的祭壇，而路德則看重講壇更甚於祭壇(The pulpit higher than the altar)。就是在宗教改革成功之後，路德也如此承認說：「我只是教導神的道，講解神的道，以神的道來寫作。.....神的道大大的使教皇體制衰敗，這衰敗和損害的情形，絕不是任何一位當代的皇帝所能做到的！我沒有做甚麼，一切都是神的道作成的(I did nothing, the word did it all)。」

而歷史上所謂的英國不流血革命，不也是因為約翰衛斯理與懷特腓德(George Whitefield)等人竭力傳講神的道的結果嗎？衛斯理經常一天要講五次道，不論在教堂，在教堂的院子裏，鄉間的草坪上，在礦場的山坡上，無不是他的講壇！據說懷特腓德三十四年的傳道生涯中，平均每週講道二十次。在英國、美國、室內、室外和在不同的場合中，他都竭力講道，勸人與神和好。當愛德

華滋(Jonathan Edwards)在波士頓講那篇有名的「罪人在忿怒的神的手中」，他將罪人的處境比作蜘蛛落在火焰中！他的講道使整個新英格蘭受到震驚，帶來了久所渴望的復興。

十九世紀的美國因為出了布魯克林(Brooklyn) 的比徹(Henry Ward)，波士頓的布魯克斯(Philips Brooks)，克薩斯得的理查森(Richardson)及范特(Clyde Fant)這幾個著名的傳道人，而被稱為講道的黃金時期(The golden age of preaching)，在這時期教會也十分興旺。

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教會也興起了幾位在講道上被神重用的傳道人，帶給中國教會一片復興，特別在有關生命基礎的真理上，打了極好的根基，使得許多所謂的「教友」成為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。因此，眾人對於生命的追求、聖經知識的渴慕和事奉上的熱忱也直線上升。

二、那裏有神的道，那裏就人多

這是一個不變的原則。從主耶穌出來工作一直到祂最後一進入耶路撒冷的那幾天為止，馬可一直用「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」「有許多人聚集」「有許多人跟隨祂」「又有許多人到祂那裏聚集」「有許多人跟隨擁擠祂」「又有許多人聚集」這類話來形容主耶穌在世上工作時的盛況。正因如此，主耶穌有時必須暗暗地帶門徒到曠野去才得歇一歇(可六 31)。有一次爲了要單獨教導門徒，祂特地把他們帶到北方該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，以免群眾的攪擾(可八 7-38)。馬可有幾次特別指出這許多人到主那裏聚集的原因，是爲了要聽講道。譬如馬可福音四章 1 節所記載的：「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，有許多人到祂那裏聚集……」事實上，這一次因爲聽道的人太多，主耶穌只得上了彼得的船，才能坐下來對他們從容講道。

初期教會建立之時，五旬節當天，因彼得一篇有力的講道，領受他話而受洗的人就有三千；因使徒的「放膽講論神的道」與

「爲道迫切」，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內，將福音傳到歐、亞、非三洲。使徒行傳的作者因此以「神的道日見興旺，越發廣傳」來形容當時教會增長的光景。凡讀過使徒行傳的人，對初期教會大有功效的講道，都受到極深刻的影響。正如(Dr. F.D. Coggan)說：「初期教會因著一篇講道，教會增長得叫人無法想像。藉著講道又組成了團契，這團契是由不同種族、不同背景的人所組成的，其間所表現出來的愛尤其令世人驚歎！現代的傳道人面對使徒這種講道的成就，實在不能不查問自己的良心。」

三、神藉著祂的話來工作，神也照著祂的話來工作，神更是用祂的話來工作

這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！神藉著祂的話來創造，神說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在那六天的創造中，神一共說了十次話，有時神說了就成了，有時神說了就創造了。因此希伯來書的作者說：「我們因著信，就知道諸世界是藉上帝的話造成的；這樣所看見的，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。」(來十一 3)就是主耶穌來到世上，祂的生、祂的工作、祂的死、祂的復活、祂爲世人成就的救贖，沒有一樣不是照著神的話來成就的。故此，四福音中充滿了「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」「這一切的事成就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」這樣的話。

新約的作者也屢次提及神藉著道與講道作成祂拯救的工作。彼得在彼得前書一章 23 節內提醒他的讀者：「你們蒙了重生，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，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，是藉著上帝活潑常存的道。」但神的道怎樣在人的生命中工作呢？他說：「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。」有的英文本譯作：「這道就是福音，是我所傳(preached)給你們的。」神藉著講道拯救人。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 9 節至 10 節也說出帖撒羅尼迦人是如何的「離棄偶像歸向真神，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祂兒子從天降臨……」帖撒羅尼迦前二章 13 節說：「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 神

的道，就領受了；不以爲是人的道，乃以爲是 神的道。這道實在是神的，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。很明顯的，對保羅而言，講道不是對人談論宗教，講道乃是神用他的「道」來拯救人的生命。

話語的本身是一種能量的單位(unit of energy)，話一說出去事情就發生；話語實在也是行動的一種(a form of act)。神的話是能力，神的話與神的工作密不可分，因爲「沒有神的話，就沒有神的工作(No word, no work)。」

因此，我們看見從舊約到新約神一直在說話。希伯來書的作者對這一點交代的非常清楚。他說：「上帝在古時藉著衆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，就在這末世，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……」(來一 1-2)是的，在舊約時代，神藉著衆先知向人講話，透過先知們向人解釋他在以色列人歷史中所作所爲的意義，並藉著先知們所講述的話、所教訓的、所寫下的文字帶給我們祂的信息。到了主道成肉身，神就在主耶穌裏向我們講話(Spoken to us in His Son)。但在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，神乃是藉著祂的靈向我們講話。希伯來書三章 7 至 8 節說：「聖靈有話說：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，就不可硬著心，像在曠野惹他發怒，試探他的時候一樣。」「聖靈有話說」在原文應該是「所以像聖靈說」，並且「說」字是現在式而非過去式。這表明了不但在希伯來書寫的時候聖靈說話；就是現在，聖靈也一樣地說話。祂怎樣說呢？從希伯來書一章 7 至 11 節內引用舊約詩篇第九十五篇 7 至 11 節的經文，我們知道聖靈是用神已經說過的話向我們說話。

我們因此看見一個真理，聖經不但是一本記載已經寫出來神話語的書，更要緊的是，神藉著聖靈將自己已經寫出來的話向我們說話。換句話說，在今天聖靈的時代，神藉著已經說過的話向我們說話(God still speaks through what He has spoken.)。而這就是新約作者引用舊約經文時，不單用「經上記著說」(γράφεται γάρ)，有時也用「經上說」(λέγει γάρ)。就文法而言，前者是過

去完成式，後者是現在繼續進行式；一個是指明神的話被記錄下來，一個是指出神在祂的靈裏藉著曾經講過的話，現在仍然說話。加拉太書四章 22 節與四章 30 節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所以聖經不只是一本由古時傳下來的經典，乃是一本神藉著已經講過的話來向現代人講話的經典。

司徒德說得好：「傳道人蒙召是要忠實地解明他的信息，當他這樣做的時候，神就說話，同時聖靈也使聖經(the written word) 成爲活的。因此二十一世紀教會最大的需要莫過於恢復解經講道的事奉(Hence the tremendous need for the church is to recover the ministry of expository preaching)。」

參考書目

- Stott, John R.W. *Between Two Worlds*. Grand Rapids: William B.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1982.
- Lloyd-Jones, Martyn. *Preaching and Preachers*. London: Hodder and Stoughton, 1971.
- Dargan, Charles Edwin. *A History of Preaching*. Vol. I and II, London: Hodder and Stoughton, 1905, 1912.